



良心茶遊記

公路驛站成景區

◆ 良心

怒江美麗公路的起點，是怒江畔的一個河谷小城——六庫。洶湧的怒江從這裏流淌而過，一座怒江大橋連接小城兩岸。六庫隸屬於怒江州瀘水市，地處怒江大峽谷下游，怒江東岸，西與緬甸接壤。六庫的怒江邊有一落水洞，俗稱為龍洞，傣語謂龍為「魯」，謂洞為「枯」，六庫即「魯枯」音轉而來。也有說六庫是「鹿扣」的諧音。傳說以前這一帶深山密林，有許多馬鹿出沒，獵人經常在這裏支扣下鹿，久而久之便叫做鹿扣的地方。

老六庫是離怒江約兩公里的一個小平壩，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明末清初曾在此置六庫千總，屬大理府雲龍縣。朝廷授段保為雲龍土知州職，管轄區域包括今大理州雲龍縣、怒江州蘭坪縣的一部分。段家在六庫建造了土司衙門。1974年，怒江傣族自治州首府從碧江遷至六庫後，六庫成為怒江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六庫鎮也是瀘水市政府所在地。瀘水市是怒江州南部的縣級市，東靠碧羅雪山，西鄰緬甸和保山騰冲。與緬甸的國境線長達136公里，總面積3,200多平方公里。20萬人口中，有傣族、白族、彝族、景頗族、怒族等21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佔總人口的87%。「瀘水」之名的由來，一說因怒江得名。怒江貫流全境，怒江亦名瀘江，衍變而成瀘水。另一說同諸葛亮有關，因江這一帶林密草深，瘴癘橫行，恰似孔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水，故稱為「瀘水」。據《瀘水縣志》載，瀘水西漢屬益州郡，唐南詔時屬永昌節度，宋大理屬雲龍，元、明屬永昌府。1950年1月，瀘水和平解放。

金沙江、瀾滄江、怒江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碧羅雪山與高黎貢山夾怒江穿境而過，塑造了瀘水「V」字形高山峽谷的地貌。大山大河在西南邊陲打造出了瀘水這個獨特的邊城之地。有詩讚瀘水：「兩山巍巍雄觀世界，一江滔滔闊論古今。」瀘水是怒江大峽谷的「門戶」，同時也是「天境怒江」的「窗口」。被譽為「地貌博物館」「物種避難地」「民族文化基因庫」，自然神奇，文化驚奇。

從瀘水轉國道G219，至怒江大峽谷，進入美麗公路的第一站，在六庫鎮的小沙壩服務區。小沙壩服務區不僅是一個交通節點，也是一個集酒店住宿、特色餐飲、特色休閒

咖啡吧、本地民風展覽館、共享單車場、肯德基店、江景觀光線道等為一體的綜合性服務景區，可以全方位滿足遊客需求。景區內設有綜合服務樓、江景酒店、特色精品客棧、怒江展廳、生態停車場、濱江休閒道等服務項目，開創了「服務區+景區+半山酒店」的模式，是雲南省「交通+旅遊」融合發展的標誌性服務區和大滇西旅遊環線的重要配套，也是全國極具代表性的交旅融合景區。

雲南省在全國率先提出公路旅遊理念：不是只有景點才叫風景，公路本身也是最美的風景。經過多年建設，雲南高速公路總里程已達到10,300公里，躍居全國第2位。交通是交旅融合發展的基礎。逐步暢通的高速公路網有效激活了沿線景區發展。隨着景區與高速公路合作聯動不斷加強，雲南省在交旅融合基礎設施建設、交通旅遊產品開發、交旅融合服務水平及交旅融合推進機制等方面加快發展步伐。在各地景區對應的高速公路出口附近服務區設置遊客服務中心，提供旅遊諮詢、自駕營地、交旅銜接等服務。交通與旅遊的關係變得更加多樣化，「旅遊公路」迅速向「公路旅遊」轉變。

小沙壩服務區（景區）是遊客進入怒江大峽谷的第一站，位於瀘水市區以北的怒江美麗公路（G219國道）兩側，距離瀘水市區4.3公里，毗鄰怒江西側，東臨怒江，西靠高黎貢山山脈。服務區佔地面積約70畝，總建築面積12,081平方米。受地形限制，小沙壩服務區建築以「負建築」為設計理念，是全國首家「負建築」設計服務區。「負建築」是日本建築師提出的建築理念，旨在讓建築與環境更好地融合，回歸建築的基本功能，即提供舒適居住空間，而不是僅僅作為展示權力或符號的載體。「負建築理念」反對現代和後現代建築中過度符號化和與自然環境割裂的趨勢，反對過度人為化和資源浪費的建築方式。強調以現代的眼光對傳統建築元素做出新的詮釋。就地取材，使用天然建材，結合水、光線與空氣，讓「建築消失」與自然景觀的融合為特色。這種設計理念和實踐體現了對建築與環境和諧共存的追求，以及對建築本質的回歸，往往會散發濃濃的風土味。這種建築不僅關注人的居住舒適度，還強調建築與自然、文化的和諧關係，能夠與環境共存共融，與自然和諧相



◆ 4A級的美麗公路服務區。 作者供圖

生，更加樸實、溫暖與自然。

小沙壩服務區遵循「負建築」、生態化的核心思想，創新性採用覆土式建築的構造形式，融入「消、讓、藏、諧」等設計手法，將場地進行分台、錯動分解，建築則輕輕鑲嵌於地形之中，上可平接美麗公路，下可直達江畔河灘，形成優美的屋頂花園與濱江景觀。整個建築多採用覆土建築手法，緊密結合地形，順勢跌落，讓建築彷彿在大自然中「生長」一般，與周邊環境渾然一體，彷彿本土梯田肌理的天然延續，讓人們在近距離領略自然風光的同時，享受到舒適、乾淨、優美與現代化的休閒旅居體驗。服務區在設計中充分體現景觀化、生態化、智慧化、特色化，滿足遊客高品質、多樣化的出行需求。據介紹，小沙壩中心服務區的配套，超過了國內其他任何高速及國道服務區。服務區有四星級半山酒店；豪華的遊客休息區有豪華咖啡廳及露天茶座；有怒江州首家肯德基店、超市、食街及農莊；有五星標準的洗手間；漂亮的花園廣場和江邊走廊；還有高級別的綠道和美麗的怒江伴隨！小沙壩服務區周邊旅遊資源豐富，服務區與綠道有機組合，聯動周邊景區景點、遺址遺蹟、傳統村落，有效助力怒江旅遊產業發展升級。服務區內的工作人員80%以上為本地員工，景區化發展的新模式在助推旅遊業發展的同時，也為沿線群眾提供了就業崗位。

秋日的小沙壩服務區，在翠綠的江水襯托下格外秀麗。小沙壩服務區，是遊客進入怒江大峽谷的第一站，不僅是外地遊客在旅行中的歇腳補給處，本身也吸引了不少當地遊客短途旅遊觀光。遊客入住這裏的半山酒店，邊喝咖啡邊欣賞江景，十分愜意。優美的屋頂花園和濱江步道，令遊客放慢了旅行的節奏。小沙壩服務區讓曾經封閉的怒江逐漸與全國、世界同步。因而服務區於2021年1月底投入運營後迅速躋升為大滇西旅遊環線上的新亮點、雲南的新晉高顏值網紅打卡地。2022年10月，小沙壩服務區被確定為國家4A級旅遊景區，作為一個國道的服務區，被評為4A級旅遊景區，在中國尚絕無僅有。

師生園地

◆ 楊之然
漢華中學五年級

文學逢春

——「華夏博覽看今朝」港生內地研學活動稿

踏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黑色鐵門，視線所及處，一棵如雪落滿枝頭的白色櫻花樹映入眼簾，綠茵草地上落滿了凝脂樣的花瓣，像是昨夜悄悄無聲息地下了一場大雪。抬起頭來，一路看上去，花與花的縫隙間露出的天空那麼可愛，藍得自然而純粹，陽光柔和，像是一盞路燈。

玻璃大門上有一個特別的銅把手，那是一個瘦小的掌印，手指微曲，嵌入的指紋清晰可見——那是巴金老先生的手印。我靜靜地撫摸着這個小小的掌印，古銅裏似遠遠地將微薄的溫暖傳遞過來，我用力與掌印合一推開門，一個寬闊而宏大的文學世界展現在我眼前。「去吧，孩子。」像是巴金老先生慈祥的聲音，帶領我，走去探索這文學的海洋。

走進展館，透明的展櫃中擺放着老舍先生創作《四世同堂》的手稿。與其他作家上面布滿紅字黑圈塗改的稿紙相比，老舍先生的手稿極少改動，字跡十分工整，儼如一幅書法作品。一個個方正大氣的文字，像是一個個方正大氣的天地，我彷彿看見一位戴着眼鏡的老人坐在靠窗的書桌前，看着窗外的白玉蘭，提筆一筆一畫沉穩地寫下一部部曠世奇作。文學，應該見天地、見眾生——看着這些手稿，我的腦海裏忽然想到了這句話。在一格格展櫃裏，一篇篇手稿中，我看見一位位作家從記憶裏一個個獨立的文字形象復甦，演變成一幀幀動畫在腦海裏播放，他們或在深夜裏筆耕不輟，或在海邊靜候日出，或在竹林望月，或在細雨咖啡店裏構思一場精彩絕倫的大戲。而我也跟隨着他們成為畫中人，一起體驗文章裏的故事，一起驚訝於自然之雄偉壯觀，一起為偶然迸發的靈感而喜悅。我將手按在展櫃之上，似感受到了泛黃的紙張裏含蓄而熱烈的心血與音容笑貌，心跳也隨之澎湃起來。

走出館外，四月的春風即刻擁上來，花園裏坐落着13座雕像。爛漫的櫻花樹下，冰心靜靜在樹陰下讀書；邁勁的紫藤木下，郭沫若雙手揚起，仰望天空，他在與舊中國對話，寫下憤怒的《死水》——每一尊雕像都栩栩如生，彷彿文豪就在花園裏談天論地，與我共賞四月的春景。岸邊的柳樹抽出新枝，初生的黃綠嫩芽還是捲曲的，都蕩漾着無限生機。

我坐在長椅上，北京雖還帶着薄薄春寒，可激烈的心跳讓我感覺不到一絲寒冷。在文學館裏，我看到無數作家的真跡，體驗到他們的創作環境，走過他們的心路歷程。我明白他們並非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他們之間也有交流，也互相寄着友誼書信，他們心繫國家，在人人皆讀寫文言文時，敢為人先用白話文創作下一篇篇新詩，一部部小說，將文學之門拉得更開，湧進更多的人，湧入更多的文。通過一份份介紹，我與作家們古今對面交流，與他們共情，一齊談論文學，他們教會我以筆寫愛，用手寫心。椅旁的花樹下，粉紅色的櫻花掛在枝頭，有些開得正盛，有些含苞待放，期待着在風的養育下開出更美的春天。而我站在一尊尊雕像前，像蜜蜂一樣處處留下自己無以言喻的激動與快樂。悄無聲息下，枝頭的苞苞似受到感染，微微張開了一瓣。

離開文學館時，我又仔細地端詳那顆白色櫻花樹。風拂過，幾片花在空中打旋，落在我的髮頂，像是被館內的文豪輕撫了一下，一股暖流又從心中湧過。我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今天的這份快樂，我將會把這份快樂深深烙印在腦海裏，一直激勵着我在文學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生活點滴

◆ 羅大佳

愈走愈遠的故鄉

故鄉離我是愈來愈遠了。這個「遠」，不是說距離。雅安與洪雅只有50多公里，這個距離放在一線城市，是不算遠的。這個「遠」，指的是心靈的感知。

隨着年齡的增長，每次回到鄉下老家，都會產生一些陌生的感覺；村莊的變化，不認識的年輕人，都讓自己有種作客的感覺。特別是老父老母去世後，有時連回去的慾望都不是那麼強烈了。每次回去，碰到那些不熟悉的年輕人，看到那些用陌生的眼光望着我的小孩，走進只剩下老弱病殘的鄰居家裏，聽着鄉里鄉親介紹一個個新壘的墳堆，看着荒蕪的田野和山林，我總是在心裏一遍又一遍地問詢自己，這就是那個生我養我的地方嗎？這就是那個帶給我快樂童年的村莊嗎？童年的夥伴在哪裏？童年的鳥兒在哪裏？童年的山林在哪裏？惟有看到碧波蕩漾的牟河水，聽到一句句乳名的呼喚，我才感覺自己確實是回到了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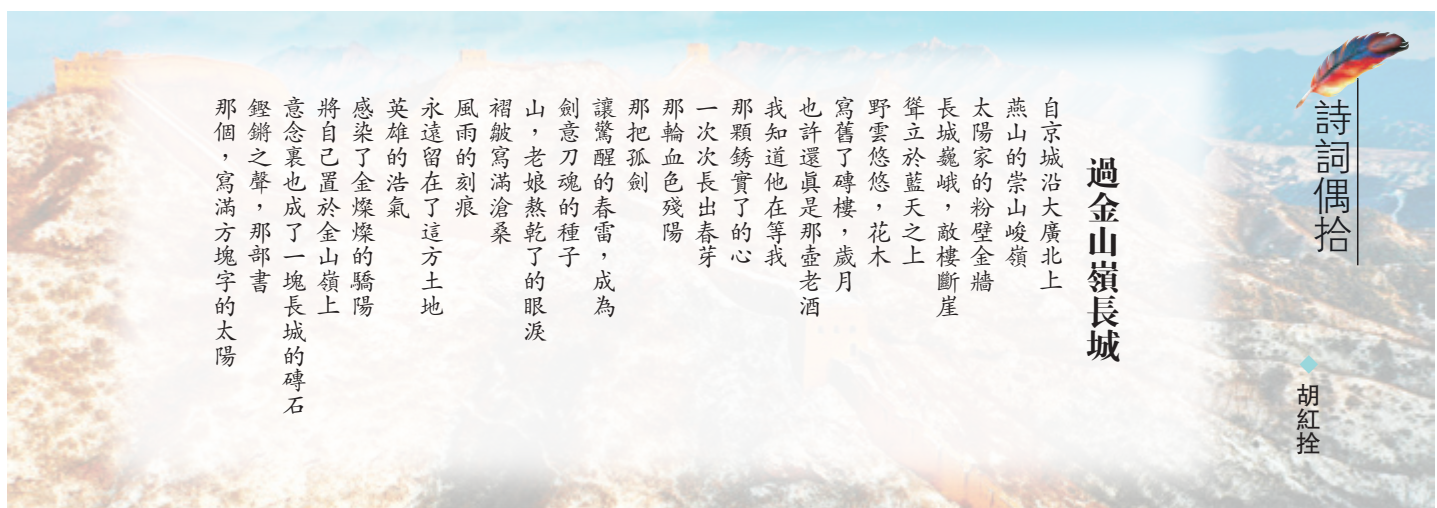
說起來作家夢是少年時代在這片土地上產生的夢，伴隨這個夢的，還有去城市裏吃皇糧（商品糧）的奢望。但離開故鄉去外面參加工作，卻是初中畢業因家貧輟學回鄉務農將近10年後的事情。那年我26歲，長期的營養缺乏讓我瘦骨嶙峋，繁重的體力勞動讓我對那片貧瘠的土地產生不了感情。儘管回到農村後我一直沒有放棄寫作，取得的文學成績卻是幾枚酸澀的青果。曾經被縣文化館臨時聘用，參加了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這份工作提高了我的文學知識和文學修養，但最終沒能解決我的身份問題。能夠參加工作是因為創辦了一張《瓦屋山》報，那份原打算給業餘文學作者提供文字鍛煉園地的報紙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彼時洪雅縣林場開始開發瓦屋山搞生態旅遊，看到那份報紙後，洪雅林場黨委破格錄用了我。那時候我已結婚生子，農民當得很不合格，家裏一貧如洗。離開牟河壩的時候正是萬物復甦的春天，我卻是一副狼狽逃竄的樣子，因為只有洪雅林場的主要領導找我談過話，沒有辦理任何工作手續，也不知道去後是否能夠留得下來。哪敢像當初我那

些考上中專中師的同學接到錄取通知書後還要辦一場升學宴，熱熱鬧鬧地慶祝一番呢。在洪雅林場工作10個月之後黨委辦公室給我正式辦理了轉正手續，我這才相信我是牟河壩第一個走出去吃皇糧的人，於是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沉浸在走出小山村的喜悅之中。

隨着時間的推移，繁忙的工作之餘，我忽然又懷念起了牟河壩，懷念起了共同村，懷念起了那段當農民的歲月，懷念起了那些在烈日下幹農活的日子，懷念起了那些憨厚樸實的鄉里鄉親。以致每次回去，最愛做的事就是去串門，去和鄉里鄉親說說話。1996年6月，我借調到國家林業部工作，來到繁華的京城，思念的還是故鄉。每次提起筆來，眼前浮現的仍然是故鄉的人和事。2004年7月我調到了天全縣委宣傳部工作，和天全相比，故鄉洪雅的一山一水都顯得那麼可親可愛。2009年5月江西省林業廳調我去工作，紅土地的热情像火一樣熾烈，但我對故鄉的思念卻是撕心裂肺。2010年12月，我從江西省林業廳調回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工作。雅安和洪雅毗鄰，想念故鄉的時候，是隨時可以回到故鄉去的。然而，輾轉幾千里之後，故鄉於我卻有點模糊起來，陌生起來。年輕時拿筆起筆，書寫對那片土地的摯愛，因為我怕從此失去了對故鄉的記憶。當《拾稻穗的歲月》《十六歲那年的夏天》《懷念兒時的冬水田》等散文發表出來，受到讀者的好評，被一些報刊雜誌轉載的時候，當散文集《童年的酸鼻子樹》《一個人的故鄉》以及兒童長篇小說《螢火蟲之約》出版後受到讀者歡迎的時候，人生行走之間，我感覺其實沒有離開故鄉，仍然生活在童年的那片土地上。

從1993年2月離開共同村到洪雅林場參加工作，一晃離開故鄉已是三十載有餘。30多年來，對故鄉清晰也可，模糊也罷，懷念和感嘆之間，滋生出了一種念茲在茲的情緒，這種情懷擴散開去，成為魂牽夢縈。

故鄉，因為「陌生」，我與你是愈走愈遠了；因為「懷念」，我對你的思念之情卻愈來愈濃。



過金山嶺長城

詩詞偶拾
胡紅橙

自京城沿大廣北上
燕山的崇山峻嶺
太陽家的粉壁金牆
長城巍峨，敵樓斷崖
聳立於藍天之上
野雲悠悠，花木
寫舊了碑樓，歲月
也許還真是那壺老酒
我知道他在那壺老酒
那顆鏽實了的心
一次次長出春芽
那輪血色殘陽
那把孤劍
讓驚醒的春雷，成為
劍意刀魂的種子
山，老娘熬乾了的眼淚
褶皺寫滿滄桑
風雨的刻痕
永遠留在這方土地
英雄浩氣
感染了金燦燦的驕陽
將自己置於金山嶺上
意念裏也成了一塊長城的磚石
鏗鏘之聲，那部書
那個，寫滿地方字的太陽

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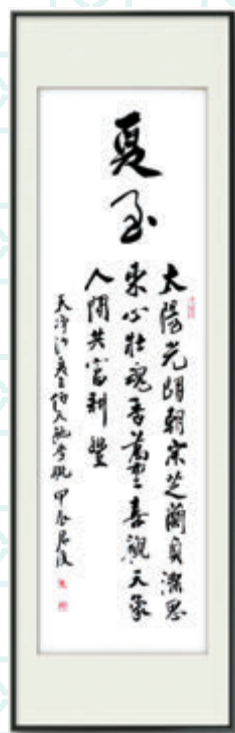
天淨沙·夏至

施學概（伯天）鞠躬

太陽光朗朝宗。
芝蘭貞潔思東。
心壯魂香萬重。
喜觀天象，
人間共富耕豐。

註：北曲越調、套數、小令兼用。

甲辰年五月十五
2024年6月20日



浮城誌

◆ 管淑平

電車上的慢時光

到了香港，就不得不乘坐一次電車。坐在電車上，穿行於香港的大街小巷，也是一種美妙的旅行。

香港的雙層有軌電車，不同於普通的雙層巴士，百年前的香港街頭的「叮叮」車是它的原型，就是張愛玲得聽到那種「叮叮」響才能安穩入睡的電車聲。車頂是由一根根蜿蜒曲折的電線牽引，街道有兩條凹槽，電車就在這樣的軌道中安全行駛。

為了能更好地欣賞窗外美景，我選擇坐在電車的上層。遠處，摩天大樓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顯得格外挺拔；道路縱橫密布，交通發達；近處，街道上車水馬龍，行人匆匆。電車緩緩行駛，窗外的景色緩緩一步步地往後靠。這一幕與我童年追過的諸多TVB電視劇中的場景相似，電車從一條街穿到另一條街。甚至，某一刻，我也覺得像是一場時空穿

越。車廂內，人們或坐或站，有的閉目養神，有的望着窗外，卻很少有喧嘩的，耳畔似乎只剩下車輪與軌道滑動的聲音。紅燈亮起時也會發出響聲，這響聲是專門用來提醒殘障人士的。

不得不說，香港是一座很有細節感的城市，也是有着良好的人文素養的一座城市。電車有時會途經繁華的商業區，有時則從幽靜的住宅旁經過。每一個站點都藏着與這座城市有關的故事和記憶，讓人不禁想要下車去探索。但我又怕錯過了這難得的慢遊時光，於是繼續坐在車上，任由電車帶着我繼續悠閒地漫遊。

不知不覺，電車抵達了終點站，我念念不捨地下車。我想，來香港的朋友，想要對這座城市有更深的了解，乘坐電車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